

楔子 嘴刁的男子

賀仲岳靜靜的躺在床上，雙手交握，放在扁扁的肚子上，他感覺到飢餓。

驀地，屋裡飄起飯菜香，隨侍呂勇跟羅英提了食盒進來。

「主子，試試吧。」

賀仲岳從床上起身，看著圓几上那滿滿近二十道山珍海味，五花八門，一看就是複雜精緻的手工菜，然而菜餚的各種味道夾雜，瞬間又沒了胃口。

「拿出去。」他再度躺下來。

「主子……」

「出去！」

兩名隨侍憂心的互看一眼，只好將菜餚一一放入食盒，再度提出去。

賀仲岳闔上眼眸，自己不會就這麼餓死吧？

五年多前離京，他四處遊盪，漫無目的，最後選在這裡落腳，開一間私塾度日，大門上方的匾額還親自提了「惜園」二字。箇中緣由只有他清楚，人生沒有重來的機會，他卻擁有第二次，得以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

惜園佔地適中，他一分為二，前面做學堂，後院住人，陸續收了幾個還算有天分的學生，他轉換身分，過起平淡的生活。

一切都還算習慣，就是自小嘴巴被養得太刁，原先還能靠著一些地方風味的新鮮感熬日子，但時日一久，新鮮感消失，胃口每況愈下，竟能把自己餓到消瘦。不就是吃而已？怎麼就這點口腹之慾都難滿足？他長聲一嘆。

呂勇跟羅英將食盒交由下人送回廚房便站在門後，表情一致，屋內那一聲輕嘆，內力深厚的兩人聽得一清二楚，神情轉為自責愧疚。他們原本是在主子身邊辦大事的，威嚇逼供甚至殺人栽贓樣樣在行，然而主子突然放掉籌謀已久的一切佈局，離京隨意漫行，一年多前更是低調來到魏城，過起閒散如老百姓的生活。他們這兩個暗衛頭子也只能跟著閒置下來，什麼事都不用做，只負責搜尋廚藝精湛的廚子或美食餵食主子，然而，就這一點芝麻綠豆的小事也做不好，再怎麼厲害的知名大廚，在惜園都待不到一個月就走人。

究其原因，名廚們看到自己嘔心瀝血煮出的佳餚幾乎原封不動，自尊心大傷紛紛淚奔求去，於是名廚們來了又去，去了又來，最後無人可找，廚房大鬧空城計，他們只好尋求外食，但是依然讓主子打了回票。

無奈之下，一個廚藝只有三腳貓功夫的暗衛被他們押著進廚房，結果主子更是一點胃口都無，即便他們變著花樣讓人做飯、買外食，主子仍日日消瘦下去，如今，他們已無計可施。

突然，一陣誘人的菜香隨風飄來。

「好香啊，你聞到沒？」吃貨呂勇吞了口口水。

「我也聞到了。」羅英眼睛也亮了。

同時，屋裡傳來主子喚人的虛弱聲音，兩人連忙走進去，再出來時，笑咪咪的嗅著氣味來到一牆之隔的隔壁宅院。

原來，相鄰的宅院前陣子住進了人，還開了間食堂，今日頭一天開張，光聞飄過

來的香味就讓人食指大動，也讓主子枯竭的胃口甦醒過來了，兩人興奮的過去要為主子買外帶，結果——

「不好意思，趙家食堂是採會員制販售。」店小二抱歉哈腰。

他們一愣，這些年來，一些精緻高價的酒樓、茶棧或一些玩樂的莊園都打著「會員制」的由頭限制進出的人數，以提高服務品質，沒想到這股風潮也吹到這兒來了！

「我們加入會員不就成了？」呂勇說得理所當然。

店小二還是一臉為難，「不行耶，這有規定的……」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解說後，兩人傻眼了，這世道是怎麼了？他家主子開私塾收學生有怪規定，隔壁鄰居開食堂也一樣有不成文的規定？

他家主子錢多多，收學生不過是打發日子，但這食堂規模小，裝潢普普，怎麼看也不是有底蘊的人家，竟還將生意往外推？

第一章 為吃飯使盡手段

初夏，天氣微暖，藍藍天空下，賀仲岳坐在石桌前執筆寫字，全身散發著一股清冷幽微的氣質。驀地，幾聲稚氣嗓音隨著雜沓腳步聲同起——

「先生！先生！」

五名穿著玄色袍服的小蘿蔔頭雙手抱著本子一路從屋內奔向亭台，在看到年輕夫子略帶冷淡的俊顏時，連忙——站好，面帶恭敬，輕聲說著自己已完成先生交代的功課。

賀仲岳輪流檢查功課，指點幾句後，就將一旁已備好的五個顏色不同的風車交給孩子。

這五個約四、五歲的孩童笑咪咪接過，再動作一致的行禮，異口同聲的說：「謝謝先生。」

「去玩吧。」

五個孩童頓時像脫韁馬兒般奔跑起來，伴隨著清脆愉悅的笑聲，而這些迎風旋轉的風車及孩子們嘻笑的臉孔皆落在一牆之隔、從雕花牆洞中窺視的三雙眼中。

「姊姊，妳看吧，先生看來冷冷的，可是阿春還有其他人都不怕他。」

「姊姊，就這個先生好不好？我也想要風車。」

說話的是一對剛滿四歲的龍鳳胎，兩人心有靈犀，對啟蒙先生的人選已有共識，這才拖著姊姊來這裡偷窺。

趙莎華目不轉睛的看著那位賀先生，雙手輕拍身前的弟妹安撫，他們藏身的地方剛好有一株枝繁葉盛的老松，畢竟沒做過這種事，她心裡多少緊張，要弟妹小聲再小聲。

這面牆與亭台距離不遠，她得以將賀先生打量清楚，他不過二十多歲，全身散發出一股清逸出塵的氣質，只是氣色蒼白、唇色淺淡，一襲白袍下的身子相當單薄，有些弱不禁風，身體似乎不太好，但不能否認他五官生得極好，尤其那雙黑白分明的狹長眸子，深邃迷人。

「姊姊，好不好嘛？」

弟妹焦急壓低的聲音打斷她的思緒，她低頭看著兩張仰起的粉粉嫩嫩圓臉兒，對父母老來得子的弟妹，她不是不想成全，畢竟兩家只隔著這道牆，弟妹上下學都方便。

只是這個看來冷漠脫俗、有股高華清雅之姿的年輕夫子，開的私塾採「喜好制」，要收什麼樣的學生由他說了算，毫無規矩可循，因而他的十名學生裡，有富商之子，也有交不出束脩的貧戶，雖全是男孩，但年齡不一，最小的四歲，最大的竟然也有十歲。

「姊姊，就賀先生嘛，我跟哥哥在這裡偷看好多次了，他對阿春他們雖然不怎麼笑，可是阿春他們都很喜歡他。」

「就是啊，姊姊要幫我跟妹妹找學堂，找我們喜歡的先生學習不是更好嗎？」她看著弟妹，再透過枝葉半遮掩的牆壁縫隙看過去，賀先生手拿一本冊子，那張臉看起來冷漠疏離，她心裡忐忑，但為了弟妹，還是點點頭，「好，明天，姊姊就帶你們去。」

兩個小傢伙頓時開心得要叫出聲來，嚇得趙莎華急急摀住他們的嘴，壓低聲道：「但話說在前頭，先生收不收你們，可不是姊姊可以決定的。」

「一定可以的，阿春跟我們說，先生這裡的廚子換得可快的，因為做的東西太難吃了，姊姊做的菜那麼好吃，只要姊姊請先生來咱們食堂吃飯，先生一定會答應教我們的。」趙歆亞眼睛熠熠發亮的將阿春說的話完美複述。

這事趙莎華倒是有聽食客們聊過，說惜廚的廚子總是待不久，換得快。

「真的，姊姊幫先生解決吃的問題，他當我們的老師，這不是很棒嗎？」聽來是個雙贏的方法，趙莎華也不想讓弟妹失望，「好，姊姊明兒就試試。」殊不知，就在三人頭頂上的茂密樹葉中，一名隱身其中的黑衣人也無聲的高舉手臂，擺出勝利的姿勢。另一名黑衣人則速速以內功傳音稟報主子。

兩名黑衣人遙遙對視，都有一種鬆了口氣的感覺，與主子親近的心腹都知道主子的嘴有多刁，這幾個月更是到了厭食的地步，衣帶漸寬，好不容易對趙莎華的手藝有興趣，卻發現要吃還要有條件，主子也是想方設法才有今日這一齣戲。

翌日，趙家食堂休息，天氣晴朗，近午膳時分，趙莎華一手提了食盒，帶著弟妹前來私塾拜訪，她慶幸並未被擋在大門外，還被有禮的引至學堂後方的院落。

穿過一道門，便見四周花木扶疏，而院內的主廳堂雕梁畫棟，頗為豪華。

賀仲岳已然在座，身後站著羅英。

「這是我家主子，也是賀先生。」呂勇向趙莎華介紹後，就退到主子身後。

趙莎華暗暗做了個深呼吸，示意弟妹跟著自己走上前，趙京亞、歆亞眼睛發亮，乖巧的上前。

一大兩小神情恭敬的行禮，接著，趙莎華為自己的冒昧打擾致歉，簡單介紹自己與弟妹的身分後又道：「聽聞賀先生近來食慾不振，府上廚子因故離開，咱們是鄰居，小女子備了些飯食，若是先生不嫌棄，小女子開的食堂很歡迎先生過來用餐。」

她一一將食盒裡的食物挪到桌上，也藉此緩和緊張紊亂的心跳。

賀仲岳頷首，「趙姑娘這一席話真是及時雨，賀某正為家中廚子一事煩心，既是如此，今後三餐，就要麻煩姑娘了。」

她回以一笑，「不麻煩的，從今而後，賀先生就是我趙家食堂的會員，至於相關事宜，等先生方便過來用膳時，我再同你說，可好？」

「好。」他的目光落在那一盤盤讓人垂涎三尺的佳餚上，不知有多久，他終於對食物又起了食慾，其中一道野菜更是吸睛，旁人不知他在前世征伐時，曾因缺糧而食用不少。

她注意到他的目光，猶豫一下，還是開口解釋，「這是蕭蓄，是一種野菜，也是藥材，採嫩莖幼苗食用，對身體極好，還有清熱解毒除濕殺蟲之效，全草可入藥。」

「沒想到姑娘也通藥理？」

「並沒有，只是父親懂醫，曾說了些，我便記住了。」

賀仲岳點點頭。

趙莎華應該離開讓他好好用餐，可是她的目的未說，弟妹還眼巴巴的看著賀仲岳，但他的眼睛卻定在桌上的食物不動。

美食在前，賀仲岳也發現自己忽略兩個可愛孩子，他俯身伸手輕拍他們的頭，見兩個孩子眼睛骨碌碌的轉啊轉，微笑道：「趙姑娘的弟妹應到了啟蒙的年紀。」

她眼睛一亮，「是。」

「先生，您願意收我們當學生嗎？」龍鳳胎迫不及待異口同聲的問了出來。

賀仲岳勾唇，「你們的姊姊都送餐過來了。」

趙莎華看著這綻放笑意、頓時從高冷變為親切的俊美男人，竟看直了眼，雖然消瘦，但他的相貌真是不同凡響……不對，她在想什麼？他這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軟？他答應了！

弟妹們比她反應更快，笑咪咪的學起那些學子們的動作，舉手作揖又跪下正式拜師。

待三人離去後，賀仲岳舉箸吃了一口蕭蓄，愣了一愣，伙食兵煮的大鍋野菜自是帶著略苦的澀味，咀嚼再三勉強能嚥下，但這盤菜竟帶了點甘甜極好入口，而且……是他的錯覺嗎？他怎麼覺得這味道有點熟悉，好像曾經嚐過？

一再思索也無所得，他搖搖頭，不再糾結。

同日，賀仲岳成了趙家食堂的會員，雙贏。

時光匆匆，一年已過，在一個寂靜而尋常的夏日午後——

「你說趙姑娘收留一個俊帥的年輕小夥子，還跟著她一家子同吃同住，伙食特別好？」

「是啊，爺，趙姑娘的私房菜啊，說是只給自家人做的，就連熟客都沒有。」

惜園的書房裡，賀仲岳濃眉一蹙，修長白皙的右手輕輕敲著黑檀木書桌。

呂勇在主子身邊侍候多年，自然知道這是他在思考的動作。要知道，主子想方設法繞了一大圈才吃到趙家食堂的美食，只要事關食堂的人事物都劃入他們兄弟的

重點保護範圍，不容任何差池，所以一得到趙莎華收留一名來路不明的男子時，他立即將這個消息稟報。

賀仲岳點點頭，揮揮手，示意他可以出去。

呂勇拱手退了出去，另一名隨侍羅英面無表情的看了他一眼，引來呂勇一個調皮的眨眼，意謂著這太過平靜無波的生活總算能蕩出點漣漪了。

羅英靜靜的為主子磨墨，屋外又傳來一陣夏蟬唧唧聲。

陽光灑落屋內，照亮賀仲岳的半張俊顏，他抿著唇，深邃黑眸不見波動，拿了毛筆沾墨，久久卻沒有下筆，又將狼毫放回筆擱上，腦海中不由得想起手藝出眾的隔壁鄰居。

趙莎華，七品小官之女，十五歲嫁予長她六歲的劉韋軒，對方乃趙父門生，出嫁兩年後父母意外身亡，劉韋軒得了富貴不想要她這名糟糠妻，加之妻子欲將年齡差距甚大的弟妹接來同住，劉韋軒想方設法與她和離，再娶身分頗為顯貴的敬國公府的嫡女姜映薇。

趙莎華則帶著弟妹輾轉返回父親的故鄉魏城，如今住的也是趙家老宅，因承襲母親的一手好廚藝，才開食堂營生。

她的食堂與他開的私塾有異曲同工之妙，也是將宅子一分為二，前面做食堂，後面住人。她身為下堂婦，帶著一對年幼弟妹生活，為避免成為被欺負的對象，她的飯館別出心裁的採取會員制。

由於趙父有一手好醫術，在尚未赴京擔任編修之前救治過不少病人，因而擇定的食客就是這些被救治過的人，新客人則必須由這些舊客人介紹才行。

不得不說，如此篩選來客，聰慧的她著實有先見之明。

如今她年不過十八，一對弟妹粉妝玉琢，自己亦相貌脫俗，一身沉靜溫柔的氣質，令魏城裡不少有身分地位的男子視其為納妾或續弦首選。然而短短數月，多少媒人婆上門都被她堅定婉轉的拒絕，不管對方家世條件多好，連帶兩個弟妹拖油瓶進門都同意，她還是說不

世道對女子苛刻，不得不承認，他對她的自立刮目相看，也對她多了份敬重。

至於那些感念她父親進而支持她而成為食堂會員的鄉親，見她潔身自好，沒有被那些富貴迷了眼，也是大大的鬆口氣。但這時候她突然收留個男人，還是引來不少閒話及側目，眾人雖私下議論，也實在沒有立場對她的婚事干涉。

但賀仲岳並不這麼想，丈夫就是女人的天，若這個叫孫容的陌生男子真成了她的天，便有機會左右她開的食堂。想到此他就蹙眉，悶悶的將幾個學生的作業翻閱批改完，再拿本書翻看，又看了看時間，夏季天色黑得慢，一輪火燒般的落日將天空暈染得紅紅橙橙。

賀仲岳將書籍闔上，起身步出書房，羅英跟在他身後，兩人一前一後走在青石板道上，拐進另一間偏廳。

呂勇已在此等候，一見主子進來，立即行禮，侍候主子淨手擦手，再將食堂提來的食盒擺到桌上——蓮藕排骨湯、玉筍青蔬、醬燒牛肉、脆皮鴨寶、鮮蝦滑蛋、一碗米粒分明但晶瑩剔透的白飯、兩個鮮肉湯包、兩塊鹹水晶凍，另還有甜品。

色香味俱全，這是一桌讓人胃口大開的菜色，連佈菜的呂勇都忍不住吞嚥了口水。羅英瞟他一眼，主子並不小氣，趙家食堂辦會員時主子也讓他們加入，但主子身分尊貴，身為下屬可不敢與他同食，因此另外招了一名廚藝不錯的廚娘，負責他們的吃食。

賀仲岳坐下來開始享用餐點，習慣性的先喝一口湯，暖湯下肚，連胃都舒服起來。回想當趙家食客這一年，一開始，趙莎華顯然以各種菜試探他的喜好及分量，第二個月，她已抓到重點，他的用餐時間、食材要求、分量及喜好都掌控得極好，及至第三個月開始，可以說是他來到魏城後過得最舒心的日子。

淡而無味的平靜生活，佐以一道道入口好菜，總讓他不禁道一聲夫復何求。

儘管一道菜裡有好幾樣食材，趙莎華總能適時呈現出各自的特色卻又不顯突兀，這是她拿手的作法，又不會出現多種調味，菜餚給人的感覺溫潤不張揚。

再加上從她父親那裡得知的一些可食用藥材的知識，配合四季，將藥材適量入菜煲湯，養生溫補，不得不說，她的食客因此個個身強體壯，少有病痛。

呂勇跟羅英在一旁看著主子優雅的用餐，桌上的菜一點一點的消失，他們不約而同抬眸打量主子，這一年來，原本消瘦的臉龐已生肉，氣色絕佳，整個人看來更為卓爾出塵。

兩人目光相對，慶幸魏城有趙莎華，心裡更是佩服趙莎華小小年紀就有一身好本事，能讓挑剔非常的主子願意吃下肚的手藝就足以傲嬌天下，要知道，在她之前，有多少自信頂天的名廚被主子嫌棄到一無是處，差點沒憂鬱成疾。

所以，趙莎華等同主子的健康守護者，那突然冒出來的孫容最好是個安分的，不然，他們不介意做最擅長的事——無聲無息的處理掉，連屍身也灰飛煙滅。

翌日，惜園大門迎來幾個年紀不一的大小學子。

「賀先生早安、呂先生早安、羅先生早安。」

一聲聲清脆的問安聲同時響起。

賀仲岳的私塾只上半天課，就佈了作業讓孩子回家，但在第二日會抽背、默寫或檢查。

上過課的大小學子也清楚，這所謂的半天課程，賀仲岳只上半堂，後半堂就由他兩名隨侍接著上。

兩人看來十七、八歲，呂勇皮膚黝黑，濃眉大眼，個性活潑，極容易跟學生們打成一片，羅英卻是個白面書生，寡言安靜，幾乎是一號表情，但他們輪流接續賀仲岳的課程倒也上得一板一眼，曾經有學生家長知悉後上門表達不滿，賀仲岳直接退了束脩，不教授該名學生。

事後，年齡最大的十歲學生私下不平的說，這兩人的才情學識可比他先前在江南的一名舉人先生的才情更高，教授幾個開蒙的娃兒根本是大材小用，偏偏有些人還嫌棄。

還有孩子將兩人寫的字拿給家長看，那毛筆字寫得比城裡畫坊賣的字畫都要有風

骨，得知消息，那被退了束脩的家長急得想再將孩子送回學堂，卻被拒於門外，怎麼求也求不來。

總的來說，不管是賀仲岳這個主子，還是兩名看似隨侍的呂勇或羅英，確實很神祕，沒人知道他們的來歷，但不管是主還是僕，身上那股過人氣質都讓人不敢小覷。

而且他們來此小住也有兩年，安分守己的守著私塾，雖沒有與鄰里熱絡交好，生活甚為低調，但教出的學子在品格、德行及教養上倒是有模有樣，曾經性情頑劣者也變得知禮。

課堂上，賀仲岳對幾個小娃兒上的是《三字經》、《弟子規》及《千字文》，他聲音清冽，釋意簡潔易懂。且他因才施教，把年紀大一點、腦筋較轉不過來的孩童分在同一個班，其他八、九歲的孩童則講習《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教材上循序漸進。

而他教授時間不到半堂課，就會由呂勇接手將一干蘿蔔頭帶到後院去跑步。

這些學子年紀小，不該都拘在學堂內枯坐聽講，身心健康與學識得並重。

蔚藍天空下，一群娃兒在後院嘻嘻哈哈的玩耍追逐，賀仲岳獨自待在亭台內翻閱書籍，孩子們的笑鬧聲半點也沒有影響到他，孩子們也鮮少貿然進亭台打擾。

上課時的先生還算隨和，但一離開學堂就有一種說不出的疏離，讓人不自覺的緊張，但並非每個孩子都有這樣的感覺。

此時趙歆亞就咚咚咚的跑到賀仲岳身邊，「先生。」

「嗯？」他的眼睛並未離開書本。

「我有問題，」小小粉嫩的圓臉上竟有一種不符年齡的嚴肅，讓她看來特別可愛，「毛婆婆怕你會嫌棄我姊姊嫁過人。」

賀仲岳對這沒頭沒腦的話直覺要無視，但經過一年時間相處下來，這個娃兒古靈精怪、人小鬼大，老問些超齡的話，他知道她的話沒說完，便耐著性子等待。

「先生當我姊夫好不好？」年約五歲的她眼睛亮亮的，「新來的孫大哥老是霸佔著姊姊，兩人說話總是靠得很近，說得很晚，還小小聲的，我跟哥哥怎麼偷聽也聽不見，他昨晚還抱著姊姊……啊！毛婆婆說這事不能對外面講，對我姊姊不好，嗚嗚嗚……我說出來了！」她突然臉色大變，搗著臉哭起來。

賀仲岳濃眉一皺，「放心，先生不會說出去。」

但他的保證無法制止小女娃那一顆顆順著眼眶滾落下來的淚珠，他伸手輕輕拍拍她的肩，注意到她的雙胞胎哥哥看向這邊不說，還拔腿往他們這裡跑，他口氣更加溫和——

「歆亞，先生向妳保證不會說出去，快別哭了，妳的小哥哥見妳哭，會哭得更兇的。」這是經驗談，男女有別，這對龍鳳胎女娃兒理性，男娃兒感性，不哭則已，一哭就淚如雨下。

「那打勾勾，騙人的是小狗狗。」她抽抽噎噎的伸出小指頭。

他伸出手指勾住她的小拇指，趙京亞也跑過來了。

「妹妹怎麼哭了？」

才說呢，那雙相同的黑白明眸也盈聚了淚水。

「沒事，只是說到最近與你們同桌用餐的哥哥。」

「孫大哥很好，妹妹為什麼說到哭？」他皺眉不明白的看著妹妹。

趙歆亞搖搖頭，不肯再說話，倒是賀仲岳開了口，「他怎麼好法？」事關他的胃，他能多瞭解孫容也好。

趙京亞想了想，開始說起那位新哥哥會幫姊姊做很多事、一起吃飯喝茶，也會教他們功課等等。

隨著他的話，趙歆亞慢慢停止哭泣，也跟著開口說了些孫容的事，最後還皺著眉頭下了結語，「孫大哥當姊夫好像也沒那麼不好……」

「但我比較喜歡賀先生。」趙京亞童言童語。

「我也是。」趙歆亞稚嫩嗓音跟著附和。

兩張幾乎一致的粉面仰頭看著賀仲岳，為了「姊夫」這件事，多少有心、無心人都湊到他們面前問些有的沒的，像「你們姊姊有個男人來疼好不好？姊姊就不用那麼辛苦」等等。

但那些所謂的姊夫候選人，高矮胖瘦不一，年紀大至四十小至十多歲皆有，他們怎麼看都不順眼、不喜歡，看來看去，還是賀先生跟姊姊站在一起最好看。

「小孩子胡思亂想會長不大的，去玩吧，」賀仲岳神情平靜的看著兩個孩兒在他的勸說下跑去加入其他的學子一起玩。

姊夫？他腦海中浮現趙莎華那張花容月貌，這一年來，兩人交集有限，他知道她的廚藝甚合他的胃，知道她待弟妹甚好，知道她的生活重心除了食堂就是弟妹，是一個極安分守己、個性溫婉堅韌的女子。

孫容若是個良人，她肩上的擔子確實會輕些，想到這，他做了個決定，他該去會會他。

五月天，魏城一片繁華景象，平坦的主街道旁，各色商鋪林立，熙來攘往的人車不斷，還不時響起攤販此起彼落的叫賣聲。

趙家食堂就位在主街一隅的靜巷內，門開側邊，供餐時間只有固定時段，卯時中到酉時末，早午晚三餐都只有供應一個時辰，屋內窗明几淨，總共只有十張桌子，佈置大方簡潔。

食堂供給無菜單料理，全權由她來配菜，食客皆篩選過，雖不到非富即貴，但一頓套餐收五十文錢，尋常人家還是覺得貴了些。不過由於食材多元，手工程序複雜，她又清楚食客的口味喜好，對大多數食客而言，每一頓皆是物超所值。

此刻正是午間供餐時段，飯香四溢，店裡已有不少客人，這些來客多是舊識，俐落的店小二毛小凱來回的招呼送菜，見賀仲岳走進來，身後還跟著呂勇，忙笑著上前招呼。

熟識的老客皆知這對主僕的身分，一些個性較熱情的也跟賀仲岳點頭示意。

「先生今天來這裡用餐嗎？」毛小凱笑咪咪的問。

對這名私塾的年輕夫子，他可是又敬又愛，雖然供餐一年來，賀先生大多時候都在自家用膳，由家中隨侍過來提食盒，但一個月裡也有幾次會過來食堂用餐。賀先生那張臉特別吸睛，不止相貌出色，行走間步履優雅，全身上下散發著一股使人仰望卻不可高攀的淡漠氣質，再加上那波瀾不興的狹長雙眸，別說是女人，就是男人都會看直了眼，他跟婆婆私下就討論過，也許就是如此，賀先生才多在惜園用餐。

食堂大廳裡熱絡的向自己打招呼的多是熟面孔，賀仲岳一如以往禮貌點頭，就往後方廚房走去。

食客們繼續邊吃邊聊，但仍忍不住話題一變，開始繞著賀仲岳與趙莎華轉，這對俊男美女外表登對，雖說大家也不甚清楚賀仲岳的來歷，但至少是個談吐不俗的夫子，身邊還有人侍候，總比那不知打哪兒來、還讓趙莎華收留的陌生男子好。再說，趙莎華的手藝全是她母親手把手親自教授的，她母親可是在宮裡御膳房待過的，侍候過宮裡的貴人，父親又是個文官，身分不差，只是她已嫁過一次……唉，就這一點怕賀仲岳嫌棄。

在食客們喃喃咕咕的交頭接耳聲中，賀仲岳已穿過食堂到後方院子的廚房。

這一年來，因龍鳳胎與他這夫子越發熟悉，有時就拉著他往廚房走去，趙莎華從一開始的靦腆，到主動關切弟妹的課業，一來二去的請教，兩人倒是熟悉不少。時間漸長，不管在廚房裡幫忙的毛婆婆，還是在外招呼的毛婆婆的孫子毛小凱，皆習慣他淡漠著一張俊顏在廚房進出。

士農工商，讀書人在老百姓眼中都是高人一等，兩鬢斑白的毛婆婆一見到他掀簾入內，立馬將雙手往身上的圍裙擦拭，笑咪咪的彎腰行禮，「賀先生來了。」

他微微點頭，目光就落在正在灶前忙碌的趙莎華。

她黑髮挽髻，髮上僅有一根玉釵，再以白色頭巾包著，防止髮絲掉落，那張巴掌臉上，一雙沉靜明眸、微翹的鼻子、菱形唇瓣，端是清婉柔美。

一身對襟束袖長裙，繫著連身圍裙，素淨的臉上雖有汗水，卻怎麼看都覺得舒服，她的動作不急不躁，轉眼，一盤清脆誘人的炒豆芽菜就已完成。

廚房不大，但鍋碗瓢盆樣樣擺得整齊，通風與採光都做得極好，不似廚房一貫給人熱呼呼或油膩膩的感覺，一干食材乾料也擺放的井然有序，一目瞭然。

「姑娘，賀先生來了。」毛婆婆忍不住喊了一聲，又看了他一眼，即使看了幾個月，還是看直了眼。

這謙謙公子早先搬來魏城時，五官也是極為俊俏，但不到數月竟消瘦得好像風一吹就能倒，再怎麼精緻如畫的五官，在那種營養不良的蒼白菜色與皮包骨的狀態下，實在讓人讚美不了。

但這一年，他的轉變可真讓人大開眼界，面如冠玉，髮上僅一根銅刻髮笄，一襲玄色寬袖袍服，俊美非常，與趙姑娘站在一起就是一對璧人，可惜趙姑娘已經嫁過人，賀先生的家世看起來就不一般，雖然做個妾室還是可以，只是她先前偷偷問過姑娘，姑娘表示此生不願做妾，想到這裡，毛婆婆不由得嘆了一聲。

趙莎華聞聲回頭看了一眼，就見毛婆婆一臉遺憾的看著自個兒，想都不必想，就

知道她老人家又在想湊對的事兒，這陣子沒少為她的婚事嘆氣，但一朝被蛇咬，她還真怕了。

「先生請稍等，我快好了。」她回頭將手裡的鍋鏟再順勢炒了幾下，香味更濃了。他的身高比她高出不止一個頭，一眼就看到鍋裡炒的可能就是所謂的私房菜，至少印象中他不曾品嚐過。

她調了味道翻炒，俐落的將菜起鍋裝盤，再拿到另一邊的一張小桌上，上面已有三菜一湯，她正要開口，卻見呂勇已拉開椅子，賀仲岳則優雅入座。

呂勇對這廚房也很熟悉，主動替主子拿了碗筷並侍候他淨手，整個過程行雲流水，相當自然。

趙莎華怔忡一下，一回神，即溫婉提醒，「賀先生，這些是家常菜，是給莎華自家人吃的，而且今日的食盒不是由羅先生拿去了？是不合您的胃口嗎？」

客人食用的多是她改良過的平民版御膳菜，在食材用料上務求新鮮，再添幾樣價高的，但自家人求的只有新鮮，總是不同。

「我不能試試這些？」他語氣平靜。

試？她蹙眉，供餐一年來，她眼中的他就是個嘴刁的饕餮化身，所備膳食不僅得樣樣新鮮，菜色、擺盤及餐具也得是一絕，而在個人喜好口味皆有些不同的食客之中，他就是那萬中選一最挑剔的食客，有些菜色該微辣，不辣不吃；該酥脆的炸物含一點油不吃；糕點不鬆軟不吃；炒菜不清爽不吃，更甭提過甜、過鹹、過辣、過油膩全都拒吃。

曾經有一回，毛小凱將另一名口味稍重的食客的餐點端錯給了他，他竟然動都未動，寧願餓肚子不吃，她這才真正明白他挑食到什麼程度。

在她思緒翻飛間，仍不忘維持微笑客氣的表情，「平心而論，這些菜不合賀先生的口味，還是別吃了。」

賀仲岳抿唇，定定的看著她，「姑娘非我，焉知我吃不得？」

趙莎華尷尬，下意識回答「那就依賀先生。」說完又覺得無奈，這人其實不張揚，話不多，但一開口說話就挺直的，容易得罪人，偏偏他除了一個夫子的身分外，還有一身過人的淡漠氣質，讓人不自覺的起了敬重之心，不敢輕慢，也不由自主的保持距離，不敢與他太過接近。

呂勇在主子眼神示意下，拿了小盤各撥些菜，放到主子眼前。

賀仲岳拿起碗筷，一口一口的細嚼慢嚥，豬肉干絲肉嫩汁多，干絲略有咬勁，越嚼越香，素菜湯包一咬，蔬菜清甜，微燙的汁液跟著包子更容易入口，若這是民間百姓的家常菜，他還真沒嚐過，他一樣接一樣夾入口，道道新鮮，出乎意料的溫潤好吃。

其中一道更特別，是燙青菜再淋上一道紅色醬汁，微酸但很順口，他向她詢問，才知這是將某種植物的種子搗碎煎汁再加醋而所成的醬汁，對身子極好，也是一種可活血的藥材。

「這也是妳父親告訴妳的？」

趙莎華點點頭，因為只能杵在旁邊，看他的目光又回到菜餚上。

不得不承認他人長得好看，吃東西的樣子更好看，不快不慢，優雅迷人，連帶地，他吃的東西也感覺特別好吃。一個對吃如此要求的人，上天可得多眷顧他些，不然，要滿足他的胃還真不簡單。

她邊想邊回身，從料理台上倒了杯溫和的清茶，送到他面前。

賀仲岳優雅的拿起棉巾先擦嘴，再接過她的茶杯，喝了一口，剛剛入口的溫度讓他覺得有一種滿足感。

此時，廚房門簾被掀開，一名身形略瘦的高挑年輕男子走進來，乍見到他愣了一下，但隨即反應過來。食堂菜色皆由她掌勺，客人多是不被允許進入廚房，只有唯一一個特例，就是趙莎華弟妹的夫子。

門簾再次晃動了下，趙京亞跟趙歆亞跟著進來，一看到賀仲岳，兩人禮貌的拱手行禮，稚氣的喊了聲，「先生安。」

賀仲岳微笑點頭，隨即看向那名陌生男子。這是孫容吧？見他毫無遲疑的靠近趙莎華，兩人視線迅速對上又分開，莫名的，見他們比肩站立，距離極近，他突然覺得此畫面很礙觀瞻，有些刺眼。

「新來的孫大哥老是霸佔著姊姊，兩人說話總是靠得很近，說得很晚，還小小聲的，我跟哥哥怎麼偷聽也聽不見，他昨晚還抱著姊姊……」

趙歆亞的稚語突然閃過腦海，他挑眉看向孫容，竟越看越不舒服。

不配！趙莎華值得比孫容更好的男人。

趙莎華不懂賀仲岳的臉色為何轉為嚴峻，但依禮她還是為兩人介紹，兩人眼神直勾勾的對上，空氣中似乎碰撞出火花。

孫容貌相俊逸秀中帶了股英氣，皮膚略黑，一身黑色布衣，論個子，比賀仲岳矮了一個頭，再論相貌，賀仲岳也能將他甩了幾條街遠。

但這些都不是賀仲岳眼下在乎的，在他單方面認為孫容配不上趙莎華後，他心裡冒出一個更讓他計較的差別待遇——這個陌生男子竟然可以簡單的、大刺刺的享受趙莎華的私房美食，不需要交一文錢、不需要絞盡腦汁的加入會員，憑什麼！孫容也直視著他，雖然已聽趙莎華提過他是少見的美男子，但趙莎華生性善良溫柔，在她眼裡從不曾有什麼難看的人，所以他從不當回事，但眼下見了，真是有點嫉妒討厭啊。

一個大男人的肌膚吹彈可破，一雙黑眸漠然卻湛亮，鼻若懸膽，如桃花瓣的姣好唇形，一襲低調但貴氣繡著繁複精緻竹紋的玄色袍服，這都比一個真女人要傾國傾城，只是他眼中透露的不屑是啥？

四周突然安靜下來，連趙京亞跟趙歆亞都覺得氣氛怪怪的，來回仰頭看著兩人。

「孫公子在甚好，我有些話想說。」賀仲岳看向兩個孩子，目光溫和，「餓了吧？我讓羅先生先帶你們出去吃東西。」

「不用那麼麻煩的，毛婆婆，請妳幫忙將這些菜端到側廳，妳就跟著京亞、歆亞一起用餐。」趙莎華明白他要說的話弟妹不宜在場。

毛婆婆要將菜餚放入食盒，賀仲岳讓呂勇幫忙，再提起食盒跟著毛婆婆及兩個娃兒步出廚房到另一邊的小側廳。

一行人離開後，孫容看著賀仲岳，直覺的，他不會喜歡他即將要說的話。

趙莎華看著賀仲岳一臉嚴肅，小臉兒也不由得繃緊，「賀先生有話直說。」

「趙姑娘收留孫公子，身為妳弟妹的夫子，我有意見。」對孫容這半路殺出來的小子，不用管什麼會員制就能登堂入室的留宿、吃飯，還有趙家大小三口陪他用餐，這種待遇未免太好，他只覺甚不公平！

「知人知面不知心，妳可知他的來歷？你們之間並無瓜葛，同住同吃總是不妥，孫公子若是無地方可去，我那裡還有空房間。」說到後來，他嚴峻的目光已放在臉色青紅不一的孫容身上。

「謝謝賀先生，但我只是暫時收留孫公子，是我攬下的責任，怎能改由先生承擔？何況，孫公子是個好人。」趙莎華言語堅定。

這段日子相處下來，賀仲岳知道她是外柔內剛之人，也太過善良，「妳從哪裡看出來他是好人？」

她被問得語塞，可茲事體大，她總不能直言她認識孫容的時間比他更長。

「賀先生可是質疑我的人格？」孫容挺直腰桿，眼中可見怒火。

「趙姑娘一家三口皆是婦孺，俗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你是外人不假，我當你的面質疑，總好過在你背後說些是非，更何況，我還願意提供住所。」

儘管賀仲岳眼神坦蕩，孫容仍感不悅，「是孫某不識好人心，不過，趙姑娘一家無男丁，我住這裡也可以保護他們，何況借住此處，已得到趙姑娘的允許。」弦外之音是主人家都答應了，他這個鄰居就不必管太寬了。

賀仲岳蹙眉看向趙莎華，她連忙點頭，證明他的話是真的。

「好，這段日子，精緻菜色我也吃膩了，明日起，我也過來一起用餐。」他直言宣佈，帶著不容辯駁的語氣。

趙莎華一愣，想也沒想的就道：「不妥，這些都是較粗俗的家常菜，先生吃不慣的。」尤其他那刁鑽的嘴，別人不知，光準備他的三餐她可是費心又費力啊！

他挑眉，「不妥？這個來歷不明，與妳毫無瓜葛之人，都能與妳同桌同吃，難道賀某比他還不如？」身為龍鳳胎的夫子，他都未曾要求特別待遇，她竟拒絕？

她急著說：「我不是這個意思。」

這傢伙什麼意思？怕他對趙莎華會做什麼壞事？人品再度被質疑，孫容難掩怒氣，「說到底，賀先生就是信不過我！」

沒想到賀仲岳竟坦承，「我是，所以，你更該高興我願意給你機會證明我錯了，我與你一起同食，藉由日日相處，便知你值不值得信，不是嗎？」

孫容一噎，再次無法辯駁，但心情真的很糟，這男人實在能言善辯！

「呃……我們的日常吃食，莎華是真的怕賀先生吃不慣。」趙莎華頭疼了。

「我不擔心，山珍海味吃久了，清粥小菜，另有一番風味。」

他怎麼那麼堅持？莫名的，她心中產生一種氣堵的感覺，「賀先生——」

「趙姑娘若再推辭，便是覺得在下的身分遠遠不及白吃白住的孫公子，既然如此，歆亞及京亞的課便上到今日。」賀仲岳的語氣轉硬，隱隱有發怒的前兆，「左

右我也聽說，孫公子也會檢查妳弟妹的功課，想來，為妳的弟妹啟蒙的才識亦是綽綽有餘。」

意思是她若不應，他便不教？她條地瞪大了眼，這、這怎能混為一談？何況弟妹相當喜歡他，若不教，他們有多失望？

偏偏孫容還唯恐天下不亂，下顎一抬，「教兩個稚兒有何難？教就教！」

「別說了。」趙莎華滿心糾結，答應與不答應都兩難，可一想到日後賀仲岳這麼尊貴的人要與他們同坐廚房一角用餐，那多彆扭，但能怎麼辦呢？

儘管心中也有怒火噴發，但她逼自己要保持和顏悅色，只是，很難，從離開那段難堪的婚姻後，她有多久沒有被人半逼著答應做事？

或許是帶著不平的悶火，她半認真半開玩笑的道：「賀先生真要與我們一起同吃是沒什麼，但一日三餐，總不能全是家常菜，一些私房料理都得端上桌，這我不是虧了嗎？算算，每天可得加收十兩銀才划算。」貴了吧？不願意了吧，那最好……

「我應了。」

「什、什麼……」

她還沒回過神來，賀仲岳已向她頷首微笑，步履從容的離去，呂勇也隨即跟上。她呆了呆，一回神，急著脫下圍裙要去追人，孫容卻拉住她。

「做什麼？」

趙莎華急道：「每天加十兩銀，不是搶人嗎？他還是京亞跟歆亞的先生呢。」

孫容卻覺得沒啥關係，銀兩也不是白拿的，買賣雙方心甘情願就好，何況他餓了，會揪住她，就是不讓她去把這上門的財富推出去。

趙莎華還想說話，毛婆婆就帶著趙京亞跟趙歆亞走進來，兩個小娃兒眼裡有著滿滿的好奇，「賀先生回去了？」

「嗯，吃飽了吧？你們先回房小憩，醒來後就做功課，知道嗎？」

趙京亞跟趙歆亞雖然很好奇，但他們是乖孩子，點點頭便回自己的房間。

趙莎華讓孫容先去用餐，接著又做了幾份餐點，等食堂進入午休階段，她總算能跟毛小凱坐下吃頓飯，接著又與毛婆婆整理廚房。整理好後，毛婆婆祖孫先回家休息，待備晚膳前一個時辰再來上工。

孫容見祖孫的身影消失在門後，正想跟趙莎華談談那怎麼看都不順眼的賀仲岳，但看她面露疲憊又覺不忍心，「妳也去小睡一下吧。」

趙莎華也覺得自己該讓腦袋休息一下，正要回房小憩，食堂卻響起敲門聲。

趙莎華跟孫容對視一眼，孫容直接去開門，原來是羅英。

孫容來食堂也好多天了，自是見過羅英或呂勇多次來為賀仲岳拿食盒。

「趙姑娘，打擾了。」羅英將手上一式兩份的契約書放在桌上，再道：「這是預繳一年份的銀票，這是契約，我家主子都簽名了，一式兩份，還請姑娘看過內容後簽名。」

這份契約上明明白白寫著，只要賀仲岳一日能繳上十兩銀，趙莎華都得無條件供應一日三餐，食材不拘，但必須由她親手烹煮。

趙莎華看了有些手足無措，拿起契約就要塞到羅英手上，「這約不用簽，而且這金額……我只是開玩笑的。」

羅英表情瞬間變得為難，「可是我家主子說了，若趙姑娘不簽，姑娘的弟妹也不必去學堂了。」

趙莎華難以置信，怎麼能這麼較真呢？虧他還是個先生。

孫容卻拉著她的手腕退後兩步，靠近她耳畔道：「這種錢幹麼不賺？那個賀先生一看就是錢多多。」他放開她，快步走到櫃檯拿了硯台及毛筆走回來，將沾了墨的毛筆塞到她手裡，「簽。」

「收費不合理，不行。」她搖頭，她開食堂賺的每分錢都要心安理得啊。

「可是若咱們要去京城查案，樣樣都要用錢來打點啊。」他又在她耳畔輕聲說，眼眸裡都是憂心。

趙莎華遲疑了，孫容用力點點頭，她握著毛筆，再看向站在一旁等候的羅英，接著深吸一口氣，「好吧，我簽，只是，若哪一天賀先生手頭不方便也不打緊，我一樣會供餐，這一席話還請羅先生幫我轉述。」

「我家主子說，一切都照契約走，白紙黑字不得反悔，請姑娘簽上自己的名字便是。」他再次強調。

趙莎華真心覺得過意不去，但想想賀仲岳自己願意當冤大頭，她也沒什麼好內疚的，畢竟日後每一餐，都有他這尊大佛一起用餐，也不知道她會不會消化不良？再者，十兩銀啊，她不能怠慢，肯定得多費些心思。

趙莎華頭昏腦脹，但還是提筆簽了約，自己留底一份。

羅英鬆了口氣，向她拱手稱謝後拿了一份契約離去。

一回到惜園，他直接前往書房。

賀仲岳坐在黑檀木書桌前，一手白棋、一手黑棋，自己跟自己下棋。

「爺。」他先行禮，再上前將手上那份契約放到桌上，一邊將趙莎華簽約前後的言行舉止，包括孫容二度在她耳邊說悄悄話一事說了，他會讀唇語，耳力也好，自然將孫容的話聽得明白。

「查案？」賀仲岳落子的手一停。

「是，依屬下看，趙姑娘與孫公子怎麼看都不似初識的人。」

賀仲岳抬手示意他退出去後，拿起茶杯喝了一口熱燙的香茗，再凝視著桌上那張契約，看著她簽的字，人如其字秀美端正，不過，她跟孫容的親密的確很可疑。也好，日後共食見面的機會便多了，他也能替趙莎華把把關，畢竟一個女人帶著兩個稚兒過日子甚是不易，若孫容有心算計她，他當然不能袖手旁觀，若是趙莎華身心受創，無心經營食堂，自己不得溫飽，不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第二章 孫容的真實身分

清晨天未亮，賀仲岳起身在私塾前院打了一套拳，練完武後回房洗漱一番，從窗外看出去，那一牆之隔的食堂後院早點亮燭火。

廚房裡，趙莎華已開始忙碌，她頭髮挽起戴上頭巾，忙得汗流浹背，灶上的鍋子已有不少半成品，且香味四溢。

負責到市場採買新鮮魚肉蔬果的毛婆婆祖孫更是天才泛魚肚白就過來了。

其實，幾個人的工作並沒有分得特別清楚，但趙莎華主要負責掌勺，一些較好食材的乾貨則麻煩店家直接送來，毛婆婆大多幫忙洗碗筷、清理食堂、廚房；毛小凱主要負責外場，招呼客人並結帳。

食堂的三餐皆有限定供餐時間，如此做，也是保障食物的新鮮及口感，畢竟再好的食材烹煮好後放久了也不可口，這也是食客採會員制的原因，是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

此時，食堂尚未營業，賀仲岳已帶著呂勇從食堂後方的小門走進來。

按過往的習慣，趙莎華、孫容、毛婆婆祖孫皆比食客們要更早用早膳，賀仲岳要同桌用餐，也只能按照他們的習慣來，因而趙莎華在前一天就通知他們，還附上一把小門的鑰匙，卻沒想到他來得這麼早，她還沒準備好呢。

她歉然的跟他打招呼，「早膳還得稍等，賀先生請先坐。」

「嗯，妳忙。」

賀仲岳說完在圓桌前坐下，呂勇站在他身後，主僕的眼神同時看向杵在一邊的孫容。

孫容抿抿唇，心不甘情不願的也向他點個頭，接下來就在趙莎華身邊打轉，當起助手。

趙莎華正在做筍子肉餡，筍子選嫩的切成小塊狀，肉摔打好後剁成小塊，加點調味料，接著俐落的以擀好的麵皮包起，再放進蒸籠。嫩白的豆腐切成薄片再切細絲，放置一旁，待會兒要做大煮干絲，至於濃稠的地瓜粥早已熬好，灶上的火雖小，但怕粥底焦了，得時不時的去攪拌。

趙莎華一心二用，做其他菜色時還不忘分心去顧粥，賀仲岳注意到，不止一次孫容在幫忙時碰到她握湯勺的手，沒道歉外還輕拍她的手，說「我來就好」。

是無三不成禮嗎？見他的毛毛手又碰到趙莎華的手，賀仲岳半眯起黑眸，「男女授受不親，孫公子還請注意。」

孫容翻了個白眼，不快的看著坐著等吃的男人，「我視趙姑娘為姊姊。」

他好看的薄唇揚起一個弧度，「你看起來比她年長。」

這是重點嗎？「你眼睛有問題！」孫容炸毛了，恨恨的瞪著他，他明明比趙莎華小兩歲的。

但賀仲岳仍是一副波瀾不驚的模樣，「兩相比較，你的皮膚較粗糙，不若趙姑娘膚若凝脂，你的眼睛混濁，不若她的澄澈如湖，你的眉宇可見滄桑世故，不若她的清風明月，這比的只是外貌，內在就更不需比了。」

孫容咬牙切齒，氣得語塞，偏偏毛婆婆祖孫還頻頻點頭，他對這個英挺貴氣的男人更討厭了。

被公然拿來當話題的趙莎華只有一種無言感，「吃飯了。」

孫容忿忿不平的坐下，沒好氣的瞪著賀仲岳，他跟他的梁子是結大了。

兩個小傢伙也過來了，笑咪咪的跟賀仲岳道早安，原本毛婆婆跟毛小凱也要一起用餐，但在知道賀仲岳要同桌後，早已打定主意分了些飯菜到另一張小圓几去

吃，這樣也自在些，於是賀仲岳、孫容、趙莎華及弟妹就同坐一桌。

但賀仲岳的面前，明顯多出三道分量不多的精緻佳餚，他不解的看向趙莎華。

「賀先生一天多了十兩銀，怎能只吃家常菜？」她這銀兩拿得不安心，只能更加用心。

「就隨姑娘安排，我不挑嘴。」他笑說。

不挑嘴？他這話說得她忍俊不禁，但他對孩子挺好，京亞跟歆亞嘴饞的往他的餐點多看幾眼，他不吝惜的讓呂勇分些給孩子吃，也撥了些給她，不過卻對眼巴巴看著他的菜的吃貨孫容視而不見。

趙莎華下意識要將碗裡的挾給孫容，賀仲岳見狀挑高濃眉，「那是我的，我願意與誰分享是我的自由。」

「同一張桌上為什麼只有我沒有？厚此薄彼，你就這麼討厭我！」孫容氣得站起身來，右手還握緊筷子。

賀仲岳淡淡說著，「我是，身為男人，我為你感到羞愧，不懂你的臉皮是如何養成如今的銅牆鐵壁？」

「賀先生……」趙莎華蹙眉，怎麼都不明白他怎麼一直跟孫容槓上。

孫容氣得咬牙切齒，「賀先生以為以言語相激，我就會離席？我偏不，你的激將法對我沒用！」他氣呼呼的又坐下，逕自吃起早餐，也因為太生氣，吃相有些狼吞虎嚥。

桌上又響起賀仲岳涼涼的聲音，「京亞，你是男子，先生教過你要見賢思齊，孫公子的言行舉止千萬不要學。」

「是。」趙京亞受教的點頭，學著先生的模樣慢條斯理的用餐。

趙莎華看到孫容臉都氣得通紅，連忙開口，「賀先生，其實孫容只是……」

「食不言。」賀仲岳直接打斷她的話。

她一怔，見弟妹吃著飯憋笑，她兩頰染上緋紅，不得不閉嘴，但忍不住又瞟賀仲岳一眼，話題不是他先提的嗎？真是雙重標準。

孫容是氣得心肝兒疼，看賀仲岳哪裡都不順眼，就連他出色的長相都想抓來批評，但趙莎華似乎要他息事寧人，特意用湯匙舀了他最愛吃的醬燒雞肉放在碗裡，向他搖搖頭。

趙莎華見孫容悶頭吃飯，這才鬆了口氣，看向賀仲岳。

賀仲岳對她眼神裡的小小譴責無感，他吃得心安理得，吃得愉悅，不管是清蒸水煮、燒烤燜燉，她總能做到助味而不奪真，火候控制、刀工俐落，鮮脆嫩的標準，她完全達標。

也因食不言，眾人安安靜靜的用完餐，賀仲岳就跟兩個小傢伙說：「你們先去整理書袋，準備上課。」

「是，先生。」兩個小孩乖巧的先行起身離座。

孫容喝完飯後也要起身，賀仲岳突然抬頭看他，「孫公子日後可有什麼打算？還是就此依附在這裡當米蟲？」

「只要趙姑娘沒有趕我走，我都能留在這裡。」他恨恨的回答。

「男子漢大丈夫，孫公子的志向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賀仲岳刻意停頓一下，揚眉說道。

孫容頓時氣得牙癢癢，看著在一旁灶上忙活卻皺著眉的趙莎華，明白她肯定聽到兩人的交談，「還是莎華姊姊不要賺賀先生的錢了，他顯然很不待見我。」口氣挺委屈的。

「可是我已打了契約。」趙莎華回頭看向兩人，其實她是願意解約的，才第一餐就吃得這麼火花四射，她實在不敢想像接下來的日子會是什麼樣子？若是賀仲岳能自己提解約那是再好不過。

賀仲岳將茶杯放下，挑眉，似笑非笑，「趙姑娘實誠，至於孫公子，你在這裡白吃白喝，臉皮倒厚，叫付費的走人，天底下還有這種道理？不知你師從何人？真是誤人子弟。」

孫容忍無可忍偏又駁斥不得，氣血上湧，卻只能氣呼呼的走人。

趙莎華咬咬唇，看著仍慢條斯理喝著茶的賀仲岳，悶聲開口，「其實孫容有苦衷，賀先生不要對他那般嚴厲……」

他眼神陡地一沉，她不得不噤聲。

「一個男人窩囊的躲在女人背後過活是理所當然？趙姑娘若是真心為他好，就該對他嚴厲。」賀仲岳不懂她為何一再偏袒那小子，是真的喜歡上了？一這麼想，他胸口憋著一團說不清道不明的濁氣，讓他覺得這裡悶透了。

他驀地起身，拂袖離去，呂勇也連忙跟上。

廚房裡頓時一片靜悄悄，只有灶上的湯鍋不時冒出咕嚕咕嚕的聲音。

毛婆婆吐了口長氣，看著趙莎華，眼裡都是認同，「其實賀先生說得沒錯，哪有女人養男人的道理？」

趙莎華有口難言，孫容的私事不好對外人言，但她完全沒想到，賀仲岳與孫容的這場戰爭只是號角初鳴。

接下來的每一天、每一餐，兩人總是不對盤的唇槍舌劍，見面如水火，每每到劍拔弩張的時刻，她不得不挺身出來打圓場，但她也不得不承認，賀仲岳的言語一天比一天犀利，堪稱毒舌派，只是孫容自己作死一樣讓她無言。

「我心悅莎華姊，相信要不了多久，莎華姊也會心悅於我。」孫容單方面的認為每一個靠近趙莎華的男人都會喜歡她，基於他實在沒有可以誇耀或壓賀仲岳一頭的事，只能拿趙莎華氣氣他。

賀仲岳眸子一斂，口氣淡淡，「人要有自知之明。」

「賀先生什麼意思？莎華姊就不能心悅於我？」

「無才無貌，渾身上下沒半分優點，每一頓飯都要她施捨給你，也不知你哪兒來的自信？」

孫容氣得七竅生煙，偏偏駁斥不回去，「莎華姊，妳說有沒有可能發生？」

趙莎華好無言，明知不可能的事，怎麼吵到較真了？但在孫容頻使眼色都要抽搐下，她只好硬著頭皮，乾巴巴的說了聲，「未來的事，咳……誰也說不準。」

賀仲岳挑眉，目光落到趙莎華那張無奈又尷尬的麗顏，胸臆間驀地燃起熊熊怒

火，「趙姑娘的眼睛是不是不太好？孫容會是良婿之選？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失敗一次不可恥，妳若真的想要再嫁——」

「沒有，我完全沒有那種心思。」趙莎華急著打斷他的話，但也不明白他有必要那麼生氣嗎？瞧著他那張臉上肅冷冒火的黑眸，她就算想再嫁也不干他的事吧？孫容又氣沖沖的跟他槓上，「她再嫁不行嗎？看上我就是眼睛不好，那誰適合？你嗎？來啊，試試看！」

趙莎華扶額，覺得好無奈，其實她和離的事在魏城不是祕密，賀仲岳知情她也不意外，只是她真的好懷念先前他只派隨侍過來提食盒的日子，不似現在天天過來蹭飯，天天嗆孫容，迫使孫容每每用餐都吃得火大，最終拿食物出氣。

她總找時間私下勸孫容，但孫容一直認為是賀仲岳在挑釁、瞧不起他，一個月匆匆過去，她可以確定先挑釁的就是孫容，而且屢戰屢敗，卻不怕死的也要再戰。

「這是莎華姊特別做給我吃的，賀先生不要太嫉妒啊，我不必多付十兩銀。」孫容得意洋洋的指著盤裡那一看就柔嫩好吃的牛肉餛飩子。

「對一個除了擁有厚到穿不透的臉皮便一無所有的男人，我還真生不出一絲嫉妒來。」賀仲岳優雅的端起茶杯，他也不懂，怎麼有人從不掂量自己有幾兩重？偏要撞上來討罵，有這麼欠罵？

「你！」孫容氣得差點沒吐血，在吃這道特別烹煮的牛肉餛飩子時，視為賀某人的血肉狠狠咀嚼，最後吃得過量，抱著微凸的肚子難受的離去。

趙莎華輕嘆一聲，看著賀仲岳仍神定氣閒的喝茶，幾次欲言又止，還是穿起圍裙，走到灶前處理肉丸子。

將一鍋水燒開，再將已調味好的肉餡來回攪和甩打至黏稠，再以拇指扣住食指轉指一繞，就掐出個肉丸子入鍋，一顆顆圓滾滾的肉丸子浮在水面，她再以大漏勺入鍋撈起放到另一個鍋內。

她眼角餘光看到賀仲岳仍坐在椅上，有一口沒一口的喝茶。也不知從何時開始他會坐在這裡靜靜看著她處理下一頓的食材，一開始她還有些彘扭，但一日日過去，習慣他的存在後倒也沒那麼不自在了。

剛煮熟的肉丸子濃郁的香味撲鼻，她想了想，拿湯勺舀了兩顆，沾了點醬置入瓷盤，回身走到他面前，「剛做好，你試試，小心燙口。」

由於她以竹籤串著肉丸，他得以拿起就食。

她看到他眼睛浮現笑意，便知他是滿意的，想了想，她順勢開了口，「孫容他遇到些不好的事，年紀也小，賀先生何須與他計較？」

他細細品嚐這道家常菜，滿口鮮美，讚了句好吃後拿了棉巾擦拭嘴巴，才回答她的問題，「人貴在自知，他不招惹我，我便容他。」

「他的個性是孩子氣些。」因為私交，她還是忍不住幫孫容說話。

「因為他幼稚，我就容他？那他有機會長大？」

賀仲岳口氣淡淡，身後侍立的呂勇聽出來主子有些不滿了，但同為男人，孫容的確很窩囊，趙莎華的目光實在不怎麼好。

趙莎華不想生氣，但很難，賀仲岳一定比孫容年長，還是才識過人的夫子，怎麼就不能寬待孫容？

「人生在世，總有不順遂的時候，在他人困難時多些包容，這不是待人處世之道？」

「自重人重，對一個只想躲在女人身後當廢材米蟲的男人，憑什麼包容？」

趙莎華覺得胸臆間隱隱冒火，兩人相處至今超過一年，在簽約同食之前一直保持著嚴謹的食客與供餐者的關係，但同桌而食後，因為孫容，兩人的關係也改變了，他的話多了些，更刻薄尖銳、心眼也小。

賀仲岳對她對於孫容的過分偏心也是不爽，那個沒志氣、沒責任的男人有什麼地方值得她對他那麼好？在他面前，她一向溫婉和悅，卻為了維護孫容露出幾分真性情，他才知她並非沒有脾氣，可見孫容之於她是特別的，但她的目光也太差，前夫就是一個渣男，怎麼還是沒有記取教訓？

「我去看一下京亞跟歆亞，上課時間快到了。」她悶悶的解下罩在外面的圍裙，回身去麻煩毛婆婆幫忙注意爐火就先行離開。她知道自己得走開，不然她有可能跟賀仲岳吵起來，他終是弟妹的夫子，若是小心眼的不教了，她便對不起弟妹了。這還是兩人相識以來，頭一回她敢這麼膽肥的將他晾在這裡，賀仲岳頓時抿緊唇。毛婆婆也是目瞪口呆，趙莎華這樣是不是不太禮貌啊？

趙莎華知道自己臉色不好，連吐連吸幾口氣，揉揉繃緊的額際，她怎麼也上火了？她走到後院左側的屋子，兩個孩子同住一房，不過分了兩張床，分別擱在左右兩邊靠窗的位置，兩人還各有一副桌椅。

雖然年紀小，但男女有別，兩張書桌上除了文房四寶外，趙京亞桌上的小櫃子裡放了一些奇怪的小石頭，趙歆亞的小櫃子裡則是一些小而精緻的珠花耳環。

兩人看到姊姊還愣了一下，他們書包整理好了正要出去。

趙莎華陪著弟妹從側房走出去，在隔壁的惜園走，趁這小小一段路沉澱一下心情。

「姊姊，阿春問我比較喜歡賀先生還是孫大哥當我的姊夫……」趙歆亞很困擾的抬頭，皺著眉頭問。

「當然是賀先生。」趙京亞是絕對的挺夫子派。

「嗯，不管是毛婆婆還有張爺爺，哦，還有鐵大娘、鐵大叔，說人不以相貌論，但要讓女人來養男人就是不行，那不是男子漢，是小白臉、是吃閒飯的，姊姊會選賀先生吧？」趙歆亞也皺起秀氣的眉頭。

看弟妹索性站定不動，仰著頭等著她回答，趙莎華微微一笑，摸摸兩個人的頭，「姊姊誰也不選。」

「可是，大人們都說姊姊很年輕，要再找一個好的男人來疼，再生幾個小娃娃啊。」

「是啊，我跟哥哥就能當姨姨跟舅舅。」

兩個小孩哇啦哇啦的交談著，越說越興奮，也沒注意到心事重重的姊姊根本沒有接話。

趙莎華不想去回想那段不堪回首的婚姻，對生兒育女一事早已心如止水，儘管她也曾經那麼的想要一個孩子，思考間，突聞一陣吵鬧聲——

「又來了！」

趙京亞、趙歆亞對這些略微尖銳的女聲倒是熟悉，表情如出一轍，不開心的撇撇嘴，一邊將最近發生在學堂門前的事向姊姊說了。

原來是學生的某個姊姊或某個親戚未婚的女眷，藉由陪同孩子來上學，纏上賀仲岳，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從賀仲岳住到這裡就有不少人打聽他，巧遇或是送什麼湯啊飯的感謝夫子的皆有。

但賀仲岳為人淡漠，又有羅英跟呂勇兩個門神，時間一久，惜園就平靜下來，至於為何這段日子又死灰復燃，從兩個娃兒說出來的話，竟然跟她有關。

原來眾人以為賀仲岳春心萌動，一日三餐進趙家食堂就是為著趙莎華，是擔心孫容橫刀奪愛，這些人的心思也重新動起來，覺得先前賀仲岳是無心，現在既然有心，家中未出閣的姑娘就算長相差趙莎華那麼一點點，但至少是原裝貨，總之，來試試見見面，總是有機會，也許就一見鍾情了？

說話間，姊弟妹三人也來到惜園大門，就見附近鄰居幾個正值青春的小姑娘個個盛妝打扮，圍著臭著一張臉的賀仲岳，而阿春的姊姊正在跟另一個學生的姊姊鬥嘴，兩人都正值花漾年華，卻爭得臉紅脖子粗——

「我不就邀請賀先生去我的生辰宴，是礙了妳的眼？」

「那天我家也有設宴，請了賀先生他都說沒空，妳幹啥一直要強人所難？」

兩人吵得兇，賀仲岳正要用袖走人，就見這些臉上抹紅塗綠的姑娘中，出現趙莎華那張素淨清新的臉孔，想也沒想的，他便喚了她。

「趙姑娘，京亞跟歆亞的功課有些問題，麻煩妳跟我進學堂。」

語畢，他還刻意看了呂勇跟羅英一眼，兩人明白主子要他們阻擋那些糾纏不休的姑娘們，遂擋了擋，幫助主子突圍。

賀仲岳看著在混亂中跟著進入惜園的兩個小娃兒，「你們先進教室自修，我跟你們姊姊到書房說話。」

兩個娃兒乖巧的往大廳旁的教室走去，趙莎華則跟著賀仲岳穿過栽花植樹的小道，往後方園子走。她進園的次數不多，每一回都覺得他的園子修繕得特別漂亮，處處可見精緻靈秀。

兩人走進寬敞舒適的書房後，一名小廝送上兩杯茶又退了出去，瞬間茶香盈室。賀仲岳坐在書桌後方，趙莎華則坐在一旁的太師椅上等著他說話，卻見他一口一口喝著茶，她忍不住問：「賀先生，我弟妹的學習上有什麼問題？」

他抿抿唇，放下杯盞，「沒什麼，只是藉妳脫身而已，那些女子吵得我頭疼。」

偏偏學生在，他總不能放肆吼人，損了夫子形象。

趙莎華還是頭一回見他如此煩躁的模樣，脫口而出，「怪不得她們，賀先生才貌出眾，氣質非凡，動心是理所當然。」就不知他有無妻室？只是這問題涉及隱私，她再好奇也不好探問。

「是嗎？」他略微沉吟，「妳亦動心了？」他那雙黑眸突然定定的看著她。

「我……」她粉臉驀地漲紅，急急的搖頭，「沒有！當然沒有。」

「對我沒有，對孫容卻有意思？」

他明明說得淡淡的，但她突然有一種感覺，她要是答「有」，她的麻煩就大了！

「沒有，當然沒有，他更不可能的。」她急急的道。

更？賀仲岳敏銳的抓到這個字，看來他的某個猜測沒錯，他表面上不動聲色，卻說了重話，「既然如此，妳的一些行為舉止，分寸的拿捏更要注意。」

她這是被訓了？他在暗指她行為不檢點？她粉臉倏地繃緊，「賀先生是不是誤會什麼？」

「不要他人誤會，更要謹言慎行，免得引來更多閒言閒語，白白汙了清名。」他語重心長。

奈何她越聽越不悅，眸底也漸漸染上火氣，不得不低頭掩飾，話不投機半句多就是這個感覺吧，明知他是為自己好，但這人說話怎麼就這麼刺耳？本想為將他晾在廚房一事道歉，此刻卻說不出口了。

賀仲岳不是沒有看出她燃起怒火，但仍不疾不徐的說著，「妳一肩扛起撫養年幼弟妹的責任，自立又堅強，我是欣賞妳的，但妳畢竟是女子，別萬事逞強，需要人幫忙時可以來找我。」

她一愣，飛快的抬頭看他。

「我去上課了，茶不錯，妳喝完再走。」他微微一笑，起身步出。

她看著他挺拔的背影，這一席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他看出什麼了？

Crescent Family